

公 司 简 介

名 称

公司的全称叫“我们创意广告公司”。

公司里的人出去和人谈广告，总得说：我们是“我们创意广告公司”的，绕口令似的。

这绕口令似的名称是总经理麦天德的杰作。

他很自鸣得意，每当人们对他的公司表示不解时，他总会眯起单眼皮的小眼睛说：有什么奇怪的？我就是要这样的效果。他随手拿起一只红蓝铅笔，疑问——莫名其妙——关注情绪——深刻记忆——企业形象。他飞快地在纸上画出这些字眼，然后敲打着纸张，纸张发出嚓嚓的响声。他继续用小眼睛瞄着你，一副矜持的样子，那意思是你再不明白我可就没办法了。他喜欢用笔辅助语言。特别喜欢用红蓝铅笔，他说这种笔使人头脑清醒，线条明晰。他经常将一些混杂着各种符号和线条的语句画给人看，字是很潇洒的。

他给自己公司拟的广告语是：我们为您创意未来。这条标语似的广告词出现在我们那座城市的许多醒目的地方，很有气势（可以不加掩饰地说，我来到这个公司也多多少少受了那条广告词的蛊惑和感染，这是后话了）。据业务员小丁讲，麦总年轻的时候有过当诗人的梦想，他那时候最崇拜和喜欢的是一本不公开发行的诗刊，诗刊的名字就叫《我们》。麦总说，他喜欢这个名

字赤裸裸的主观色彩。麦总说，这就是广告效应，强大的刺激性和冲击力，让你不得不接受。

麦总是很现代、很有才华的，小丁说。

我们暂且不听小丁评价麦总，我们还是回到公司的名称上来。

实际上，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麦天德的想法的。他这个名字刚一诞生就受到了阻碍。

搞什么名堂哦？工商局企业登记处的老张鼓突着眼睛说，同时把办营业执照的申请表从窗口扔了出来。

麦天德莫名其妙：怎么了？

鼓突着眼睛的老张说：什么怎么了，起名就好好起嘛，这么严肃的事情也开得玩笑？

这时候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麦天德可能因为天气也可能因为别的什么，头上就开始冒出细密的汗珠，他赶紧眯起小眼睛解释：张大哥，我这可不是随便起的，我这是找人算过的。您要是不让我用，我那钱可就白花了。

不行不行。鼓突着眼睛的老张不再听他罗嗦。下一个。老张说。

麦天德垂头丧气地往外走，意外地碰上一个熟人，熟人穿着工商局的制服让他小眼睛一亮。

他上前擂了那人一拳，那人被擂得愣眉愣眼，随即笑了：老麦呀。

他们先是唠了点别的。后来那人问麦天德来干什么，麦天德顺理成章地说到这件事。

那人说：好办。你交给我吧。明天来取。

那人爽快地接过申请表，走进工商局的大门。麦天德立刻觉得阳光灿烂，心花怒放。他想到了好人一生平安什么的，眯着小眼睛瞅着过路人傻乎乎地笑，笑得过路人毛骨悚然，纷纷闪避开去。

麦天德根本就没去理会路人怎么想，他冲空中有力地挥了一拳：成功了，我的第一个创意成功了！

第二天他果然领到了营业执照，执照上的名称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我们创意广告公司。

一个绕口令似的名称。

总 经 理

总经理即麦总麦天德。

总经理现在一定正惬意地靠在沙发转椅上沉思。麦天德是个很有激情、很有创造精神的人。

照理说，在我们这个不大不小的城市里，有 200 多家广告公司已经不算少了，可麦天德还是勇敢地办起了第 232 家广告公司。他原来在一家报社当记者，社会联系比较广泛，但他一直盘算着干点别的。他看见别人大把大把地挣钱就有些难受，我麦天德凭什么受穷？他总是这样想。这样想的结果就使他愈加心理不平衡。

但一直没下决心。

你必须自己干。后来，一位社会上的朋友对他说。

朋友是干买卖的，开一家装潢公司。两年前，朋友来的时候总是垂头丧气，一口一个累死了累死了。那样子让麦天德觉得做买卖简直和下地狱差不多。一年下来，朋友就不怎么喊累了，那时候朋友整天骑着一台红白相间的本田摩托，撅着屁股在大街上狗一样地窜来窜去。

四万多块。朋友拍着摩托的皮座对麦天德说。

麦天德眯着小眼打量着朋友，朋友拎着头盔大咧咧地劈着腿，一副什么都不放在眼里的样子。

麦天德就觉出了金钱的魔力。两年前这个窝窝囊囊走投无路的家伙，见他时规规矩矩、低三下四的，如今已被钱武装和支

撑得不知天高地厚了。

麦天德明白自己该干什么了。

当他把自己的辞职申请放到头发花白的总编面前时，头发花白的总编有些惊讶：咦？你怎么突然有这种打算？

总编爱抚和惋惜的目光穿过厚厚的镜片，射在麦天德的脸上。

总编说：你要好好想想。

总编又说：你很有前途，最近机构改革，我们打算对各部室调整一下。总编突然问：你快四十了吧？

麦天德没想到总编会关心到他的年龄，下贱地说：快了，快四十了。

麦天德觉得一到总编面前他就变得十分卑微和下贱。

总编说：你看你看，都快四十的人了，我们还没帮你改善住房，这是我的失职。

总编最后关切地说：你这样的年龄已经不是到社会上闯荡的年龄了，你要三思而行。当然，话又说回来，你坚持要走，我也留不住。

麦天德颇有些感动，那一刻他已经打起了退堂鼓。

后来，他和一同进报社的老杜唠起这件事，老杜极深邃地看了他一眼。

幼稚。老杜说。

麦天德不解地瞅着老杜。

老杜扶了扶眼镜说：这次机构改革干部指数只能减少，你怎么能相信那老家伙的话？他向来这样许愿的。

麦天德听老杜称总编为那老家伙时很不舒服，但老杜忿忿的样子让他想到了许多东西。

麦天德就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这种感觉直到辞职一年后他又见到头发花白的总编时才有所释然。

那天，麦天德从菜市场路过，他看见总编居然蹲在那儿与一

个小贩讨价还价。

他是带着一种报复的心理凑过去的。

总编，您也亲自买菜？他把亲自两个字强调了一下。

头发花白的总编见是他，有些尴尬：哦哦，是你呀小麦。

总编说：挺好吧？

麦天德说：挺好挺好。您老也挺好吧？

总编也说：挺好挺好。

麦天德又说：机构改革怎么样了？

他同时别有用心地瞅着头发花白的总编。

总编并没有注意他的表情。总编说：你们那茬人除了老杜，都提起来了。你要是不走，自然也在内。但你去发财也不是坏事。

麦天德有些愣怔。

这时候，菜场里的人川流不息，不时有人碰撞着他们。整个菜市场内散发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

头发花白的总编说：小杜这告那告的，他有些不务正业，生活上又不检点，总和一些女人来往，大家有反映的，家里也来闹过两次。我知道他对我很有想法。

头发花白的总编有些黯然神伤的意思。

麦天德顿觉对不住总编，连忙蹲下给总编乱装了一气蔬菜，然后推着总编说：走吧走吧，我算账。

他一直看着总编那花白的头发消失在人群里，心里极为怅然。

操你妈呀，老杜。他在心里大骂一句，从此，便更加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事业之中。

副总经理廖论

副总经理是一男一女，男经理就是廖论。此人毕业于北京大

学中文系，年纪轻轻却极有城府。他不愿开口的样子，常常让人错误地以为他很愚讷，可他一旦盯上了哪家客户，那种死磨烂缠的劲儿让客户最后不得不接受他的想法。

廖论是招聘进来的。前来应聘那天，他穿著笔挺，一副西装革履的派头，故意做作地坐在考场的前排椅子上。

麦天德起初并没注意他。前来应试的有几十个人，都是像模像样的大学生，麦天德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去注意这个叫廖论的人。

自我陈述时，廖论的文质彬彬和慢条斯理吸引了他。

如果让你去谈一项广告业务，你认为促使其成功的因素有哪些？麦天德问，他想难为一下这个戴眼镜的小伙子。

廖论昂起头想了想，开始背书般地慢条斯理：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考虑这样几个因素。首先，你必须了解和熟悉客户产品的市场情况；其次你要详尽介绍可能引起客户兴趣的媒介情况；第三呢，他眨巴眨巴眼睛，那就是广告人工作的态度和起决定作用的策划构想。实际上我认为，他说，最具实际的还是具有创造性又符合客户产品实际的策划构想。

假如你是个广告主，你最挑剔广告业务员什么？麦天德又问。

业务素质和服务态度。廖论不加思索地说。

其实回答准确与否并不重要。麦天德看重的是实效。他已经感觉到这个文质彬彬的家伙身上所具有的潜力。

麦天德用红蓝铅笔在廖论的名字下面画了重重两横，然后，用笔的另一头敲打着桌子。熟悉麦天德的人知道，这是麦天德惬意时的特有动作。

廖论上任后第一件事就干得极为漂亮。这件事就是：我们创意广告作品大奖赛。

他首先找了几家客户做赞助商和被创意单位，然后又联合几家过去老死不相往来的广告公司联合开展创意设计。最后以市广

告协会的名义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

尽管实际上真正参与的广告公司寥寥无几，但由于赛前大造声势，开展了强烈广告攻势，使得颁奖晚会搞得十分引人注目。电视台还做了现场直播。主管文教的副市长也到会讲了话。

廖论一炮打响，由此大出风头。

麦天德对廖论的这一策划很满意，尽管这次活动根本没赚着钱，甚至还赔了 3000 多元钱，但其社会效益是明显的。“我们创意广告公司”后来居上，显然有点统领全市广告公司的意思。同时也把被创意的企业全部交成挚友，那些厂长、经理也是感情动物，冲他们要点钱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好日子当然在后头呢。

小廖，干得不错。麦天德赞赏的目光掠过小廖时，小廖的下巴略略上扬，这构成了廖论后来在许多公众场合的一个显著特征：绷紧而上扬的下巴。

他这个特征成了麦天德后来最憎恶的特征。

廖论精于策划的特点在几次大的广告策划中都得到了完美的体现，甚至连麦天德都觉得自愧弗如。他开始不断地给这个下巴开始上扬的家伙加薪。他以一种最愚蠢的方式鼓励着廖论，他以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住廖论。

在一个秋天的中午，麦天德因为赶写一个电视广告脚本错过了午饭时间，就打算泡一碗方便面。路过小廖的屋，门正开着，他听见小廖在打电话。

其实他已经过去了，是廖论的一句话使他又返回来停在门口。

我迟早要自己干的，你等着瞧吧！廖论对着电话阴森森地说。

麦天德立刻有些发冷，走廊里其实一点风都没有，他知道这股阴风来自何处。他走回办公室后，脑袋里还爆炸似地回响着那句话：我迟早要自己干的，你等着瞧吧！

他觉出自己小觑了这个下巴开始上扬的家伙。

姜毕竟还是老的辣，麦天德开始不动声色地遏制廖论。他公开地把一些任务安排给主管人事和财务的副总经理杨虹，对廖论的一些建议和设想开始置之不理。

那个下巴上扬的家伙在遭受多次冷落和打击之后，终于沉不住气了。他推开麦天德办公室的门，低垂着下巴说：麦总，您是不是对我这段时间的工作不满意？

麦天德装傻充愣地说：怎么了？

低垂着下巴的廖论说：你可能听谁说了我什么了吧？麦天德说：没有没有。你不是干得挺好吗？麦天德走过去拍拍他的肩：好好干吧！廖论像狗似的点着头，一副可怜相。麦天德望着廖论垂头丧气的背影，无声地笑了。

廖论又开始恢复他的工作热情，但他变得乖巧和客气多了，有时候让人觉得他前后判若两人。

后来的事实证明，麦天德笑得早了点，那个开始低下下巴的家伙实际上另有所图。

廖论在半年以后携款逃往深圳。麦天德刚听到消息时气得火冒三丈，叫嚷着要找廖论算账，后来不知为什么也就无声无息了。廖论一共拿走四万多块钱。麦天德可能是念及他毕竟为公司最初的兴盛和发展尽了力，也就没去报案，事情不了了之。

后来传回来的消息说，那家伙在深圳混得不错。

有一次麦天德去深圳出差，刚下飞机，就有人上来问话：麦天德先生吗？

麦天德有些莫名其妙地点了点头，那人客气地对他说：我来接您，车在那边。

麦天德更加疑惑：谁让你来接的？

廖董事长。来人说。

哪个廖董事长？他不知好歹地问。

于是，麦天德听到了那个曾经令他牙根紧咬的名字：廖论。

副总经理杨虹

麦天德第一眼看到杨虹时，印象不算太好。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女人，相貌平平，身段一般，甚至还有点蒜头鼻子。

猪样！麦天德有一次同她开玩笑时这样说。他的这种直感恰恰来自对她的第一印象。

他没有理由不要杨虹，杨虹是主管商标广告的那位工商局副局长的女儿。那位副局长当时唉声叹气地对他说：我这个女儿随便惯了，快三十了连个对象还没有。本来在图书馆干得好好的，她却说是和死人打交道差不多，偏要让我帮她找个富于创造性的工作。我想我只好把她托付给你了。

麦天德说：没问题，明天领来看看能干点啥。

副局长贴着他耳朵说：她可是挺怪的。

麦天德笑了笑，送局长出了门。

一连几天那个叫杨虹的居然没来。在麦天德差不多有点忘了的时候，那个杨虹出现了。

那天天挺热，麦天德正为进影视设备的钱款苦恼，一个蒜头鼻子的女孩旁若无人地走了进来。

哪位是麦经理？她问。眼睛傲慢而平静地盯着麦天德。

麦天德被这种目光盯得有点慌乱：我就是。

我叫杨虹。她说。哦，你好。麦天德表现出了热情。他拉过一把椅子让杨虹坐下，并喊人为其倒水。

让我干什么？她问。

我还没有想好。麦天德挠挠头发，他确实没有想好，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想。于是，他问了一句最为愚蠢的话：你想干什么？

杨虹又盯视了他一下：这么说你还没有打算。我特意晚几天来就是想给你点机会，现在你让我选择可别后悔。

我不后悔，你说吧，你想干什么？麦天德已经开始对这个长

着蒜头鼻子的姑娘有点好感了。

杨虹一字一句地说：当经理。

麦天德觉得有点荒唐可笑，他禁不住笑了笑。

你笑什么？我可不是开玩笑。杨虹说，我还知道你现在急需二十万块钱，我拿它当做条件跟你谈我的工作不算过分吧？我不会让你觉得我仅凭着父亲的关系来的，不先做出点贡献我是绝不会进你们公司的。

麦天德简直有些不知所措，事情发展得太出乎意料了：你怎么知道公司急着用钱？

杨虹轻轻一笑：这有什么奇怪的，调查呗。我家老爷子没跟你说过我这个人办事喜欢先斩后奏么？

麦天德想起那位副局长的话，这个女人确实有点怪，这么又丑又怪的人，难怪嫁不出去呢。他对她的这番狂言没怎么往心里去，现在随便说大话的人遍地都是，这样的人今后也很难驾驭，莫不如顺水推舟答应了她，也为自己日后拒绝那位局长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

他笑了笑说：好，既然你有这样的能力，我就答应你。

杨虹站起身来同他握握手：你这人挺爽快，大丈夫一言即出，驷马难追，但愿我们第一次合作愉快。

不待麦天德有何反应，她背起兜子蹬蹬下楼去了。

麦天德半天没回过神来。

这个女人，他摇了摇头。他觉得自己可能遇到了一个疯子。

三天后的早晨，当他站在窗口前看见那女人走进楼里的时候，他甚至有一种想要逃走的感觉。他以为她不可能弄到那样一笔钱。

然而，他错了。

杨虹进屋后把那个沉甸甸的包儿放下，她气喘吁吁地说：一半现金，一半支票。这么多钱，吓死我了。我总觉得有人在后面跟着我。

麦天德心里“妈呀”一下子，这女人不仅说到做到，胆子也真够大的了，居然敢拎着十万元现金走在大街上？

他立刻心悦诚服。他知道自己的广告公司又多了个顶梁柱，一个敢说敢干、敢作敢为的女人。

麦天德不得不对杨虹刮目相看了，那天中午，他高兴地请杨虹到西正园酒店去吃涮羊肉。

看着火锅蒸汽中的杨虹那红扑扑的脸，他觉得那个蒜头鼻子很可爱，他甚至有要亲一下那个蒜头鼻子的想法。此刻，那蒜头鼻子正渗出细密的汗珠。

他说：你真行。怎么说贷款就贷来了。

杨虹听后哈哈大笑：你真以为我是刚办的啊？我一周前就开始办抵押，老头子他们都不知道，我是把我家的房证偷出去抵押贷款的。

麦天德担心地说：老爷子早晚会知道的。

知道就知道。你不用害怕，这事有我兜着。

他们吃得都很开心，这是正、副经理间的第一顿工作餐。那时廖论还没有来，廖论来是半年以后的事。

麦天德的感觉没错，杨虹的确泼辣能干，敢抓敢管。她除了将原有的五个部室全部实行承包外，还建议成立了一个女子摩托车队，隔三差五这些清一色的姑娘穿着鲜艳的服装，身佩广告绶带，绕这座城市的主要街道跑上一周，又威风又风光。而那个有蒜头鼻子的杨虹就总是大模大样地开在最前头。

廖论来了以后，事情有了点变化。按照分工，她侧重抓人事和财务，外面的事主要交给廖论。除了女子摩托车队以外，她几乎无法参与进去。

那段时间里，她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她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图书馆那种近乎封闭的气氛中。杨虹由此便有点嫉妒和迁怒于廖论，每当看着廖论忙忙碌碌地进进出出时，她就有一种要在那个上扬的下巴上揍一拳的想法。

后来，事情变得微妙起来。她发现总经理麦天德有意无意地有点冷淡廖论。

他开始讨厌廖论了。直觉告诉杨虹，杨虹是不会放过机会的。

杨虹故意有事没事地往麦天德那儿跑，她有时候也能感觉到麦天德看她的目光还多了点别的东西。

杨虹暗自高兴，她知道自己还有几分魅力。那时候，夏天快要结束了，天气已经变得极为温和，甚至有一点点凉爽。杨虹开始拼命地购买时装，她不断地变换着套裙的样式。

杨经理，你越来越漂亮了。财务科出纳员小白真诚地说。

是吗？她低头看了看，抬起头来的时候，脸更加红润光泽了。

走进麦天德屋里的时候，她觉出了麦天德惊讶的目光，这正是她所追求的效果。

嗨，蛮漂亮。麦天德说。

杨虹说：别逗了，我这丑八怪样我自己知道。

麦天德说：真的，其实你气质挺好的。

麦天德瞅她的目光有些火辣辣的。她看他正鬼头鬼脑地看她的大腿，就故意把大腿露了露，嘴上却在唠工作：廖论原来说的请专家进行 CI 策划讲座搞不搞了？

搞，搞。怎么不搞呢。麦天德走过来，把手放在她的肩上。她没有动。

这事由你来搞，行吗？她觉得麦天德抓在肩上的手越来越紧。她听见麦天德说话的声音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飘飘的，像喝醉了酒一般。她猛地站起身来，推开麦天德的手。

就在这一刻，她看见小白慌慌张张推开了门。小白愣愣地站在门口，脸一红，又慌忙把门关上了。

杨虹匆匆走出门去。

麦天德在背后说：怕什么？又没什么事。

小白是来告诉廖论携款逃跑的事的。杨虹跟出去的时候，她才低着头在走廊上说了。

由于这件事的突然出现，把公司所有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杨虹利用这件事轻而易举地把小白开除了。

又过了半年左右，杨虹也辞职不干了，自己去开办了一家霓虹广告公司。

走的那天，麦天德问：你是生我的气了？

杨虹瞅着窗外说：不是。我只是想自己干点什么。

窗外已是秋天，没有落光叶子的树木垂头丧气的，好像无力面对即将到来的季节的摧残。

麦天德说：也行。好合好散。我得把你的钱还给你。

杨虹也没推辞，接过麦天德递给她钱瞪瞪下楼去了。

和来的时候一个样。

的确是个怪女人。麦天德望着她走在秋天里的背影想。

办公室主任陈方虎

办公室主任长得胖头胖脑，姓一个古古怪怪的复姓：陈方。叫陈方虎。

许多人没听过陈方这个姓，只知道诸葛、欧阳、皇甫什么的是复姓，没有多少人知道陈方，都以为他姓陈。

每当这时，他总是极认真地纠正：我姓陈方，名虎。

一副有学问的样子让大家不知该不该笑。

陈方虎是麦天德的一个亲戚推荐来的。他原在一个麻袋厂的保卫科当科长，因为偷了十几条麻袋换酒喝被开除公职。

亲戚说：陈方虎人挺厚道，只是家里穷点，好闹点小便宜。他就是嘴馋点。

麦天德见到陈方虎时，陈方虎果然一副憨憨的样子，一点也看不出保卫科长的影子。他冲着麦天德一声不吭，只是一个劲儿

地傻笑。

麦天德说：能喝酒么？

亲戚说：能。半斤吧。

他转向陈方虎，陈方虎就说：没个准，看情绪吧。

麦天德说：行。你就在办公室，主要陪客人。

办公室原来也没有主任，陈方虎就在名片上印上主任的头衔。

有一次麦天德看到了，就问：谁让你印上主任的？陈方虎立刻诚惶诚恐地说：这主要是为了工作。

他的脑门上渗出了汗珠。

麦天德也没再问，外人也不知道究竟，就主任主任地叫着，一来二去也就把他当成办公室主任了。直到他调出这个单位，麦天德也没有正式任命过他这个办公室主任，充其量是个代理的。

陈方虎是个很会看风使舵的人，你也可以认为他很聪明。比如他在对待人上，绝对能准确地把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要是麦总喜欢的人，他都高看一眼，一旦风向有变，他又将眼皮抬起来，装出一副不认识的样子。他有时候这屋逛逛，那屋走走，背着手，很有点小人得志的意思。

背后他总对别人说：麦总是我表哥哩，你知道么？

别人自然信以为真，对他多了几分小心和畏惧。陈方虎自是高兴，有时候就哼哼呀呀的，总显出一副满足的样子。

陈方虎是真的喜欢喝酒，他对酒到了一种迷恋的程度。他大概很喜欢酒精刺激下的那种麻醉状态。

他每次喝酒都很贪杯。一看到酒，他就露出光芒，精神焕发，十二分的豪爽和热情，死磨烂缠地劝人家喝酒，有时候甚至闹得客人很反感。麦天德为此曾批评过他。

陈方虎还常常闹出笑话。

有一次他喝多了酒，居然跑到楼前与他家对应的那个门洞撬起门来。半夜三更的，那家男人气冲冲地推开门：砸什么砸？

陈方虎醉熏熏地摸摸裤腰上的钥匙，有些莫名其妙：怎么……你是谁？

男人说：去你妈的。

男人推了他一把，他跌跌撞撞走下楼去，酒才有点醒过来。

第二天他当笑话学给大家，大家都讪讪地笑着，没有好眼色。

麦天德起初对他比较信任，后来不断有些反映到他的耳朵里，他觉得这个人无非是好吹吹呼呼罢了。

直到那次购买录相带的事发生了，他才下了决心。

那天，他让陈方虎去买几盘录相带，买回来后交给影视部不大一会儿，影视部的小张就找到了麦天德：麦总，这带不能用。麦天德看了看那些录相带，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他唬着脸把陈方虎叫到办公室。

怎么回事？他敲着录相带问。

陈方虎立刻现出了憨相：录相带？你让我去买的呀。

他以为他还会顺利滑过去的。

麦天德说：你明天不要上班了。

陈方虎这才觉出了事情的严重性，他连忙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带着哭腔说：“麦哥，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不是人还不行吗？”

他打着自己的嘴巴子，从兜里掏出些乱七八糟的钱来，说：就这些。我花了点，就剩这些。那个营业员说都是一样的东西，买她的有回扣，我就买了。

麦天德说：你不要再说了，我再发给你一个月的工资，然后你该干啥干啥去，我这是私人公司，不能容忍任何坑害我的人。

陈方虎知道留下已是无望，就可怜兮兮地凑到麦天德跟前说：麦哥，你别对大家说什么原因，我悄悄地走，行不？

麦天德纳闷地问：为什么？

陈方虎不好意思地说：我背后里总说你是我表哥，他们都当

真哩。你要是这么绝情，谁还会跟你干？

陈方虎抹了一下眼泪，圆圆的脸变得有些花。

麦天德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你去学学开车怎么样？咱们过两天进两台桑塔纳。

哪知陈方虎却不屑地说：开车？我才不干呢。

转身愤然离去，再也没有消息。

接替陈方虎位置的是个大学毕业生，这毕业生很令麦天德满意。仅仅干了半年，他就正式任命那小伙子为办公室主任了。

瓷器的声音

郝文娟得知自己成为下岗人员的消息是在冬天的一个中午。那天，经理冯淑兰一大早就到公司开会去了，说是人员精简的事。整个上午郝文娟都心绪不宁，她一会儿望望窗外，一会儿烦躁地在柜台里来回走动，什么也干不下去。日杂公司下属的门市部人员精简的消息早就像雨天的雾气在下面悄悄传播，大家只要有空闲就聚在一起议论纷纷，胡乱猜测。郝文娟听到的消息更不乐观，据说这次精简是以年龄划线，男 50 岁，女 45 岁全部下岗。郝文娟刚好 46 岁。

窗外的雪，可能已经停了，强烈的反光使窗户上看上去显得特别明亮，好像那里在发光似的。屋里的暖气嗞嗞响着，却一点也不暖和，空空荡荡的店堂里一个顾客也没有。郝文娟所在的这家商店，是日杂公司下属的一个门市部，以经营日用杂品为主，头几年效益还行，现在越来越不好了，郝文娟负责的这个陶瓷组已经一个星期没卖出几样东西了。

人高马大的于雅琴正大着嗓门和卖鞭炮的王桂芬争论着什么。也真是，过去鞭炮由日杂公司专营时，一到过年过节简直成了门市部的支柱商品，王桂芬也牛得不得了，找她给亲戚批点鞭炮烟花，她把脸仰得老高。自从政府公布了禁止燃放鞭炮的政府令之后，那儿也一下子冷清下来，现在就几乎要黄摊了。

郝文娟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柜台，那些坛坛罐罐和碟子碗筷整齐地排列着，许多商品已经蒙上了灰尘，仿佛成了旧物商店里的